

立」是不大可能了。工具本體和物質生活的這種一元化(同樣的鋼鐵、石油、家用電器、塑料製品、超級市場.....)，倒恰好份外要求心理本體和精神生活的多元化。也許只有這樣，才能努力走出那異化的單調和恐怖。富有自由、機會和選擇，同時即意味着偶然性不斷增大、命運感日益加深、個體存在的孤獨和感傷更為沉重的未來路途中，追求宗教(或準宗教)信仰、心理建設和某種審美情感本體，以之作為人生的慰安、寄託、歸宿或方向，並在現實中使人們能更友好地相處，更和睦地生存，更健康地成長，不再為Aids、Drugs、暴力、罪行.....所困擾，也許會成為大同新夢中的核心部分吧?!不再是烏托邦社會工程之夢，而是探求人性、教育、心理本體之夢，從而也是詢問和研討「自然的人化」和「人的自然化」之夢，大概必須在衣食住行高度豐實富足的二十一世紀，才能真正被提上日程。

那麼，與其「夢醒了無路可走」，又何不「還睡，還睡」?只要不睡得昏昏沉沉，糊糊塗塗，瘋瘋顛顛，為甚麼不可能祝願：在重重噩夢陣陣冷汗之餘，再作一個甜美酣暢的清新佳夢呢?

也許這太幼稚太樂觀了，但不這樣，又怎麼辦呢?

謹以此展望二十一世紀。

李澤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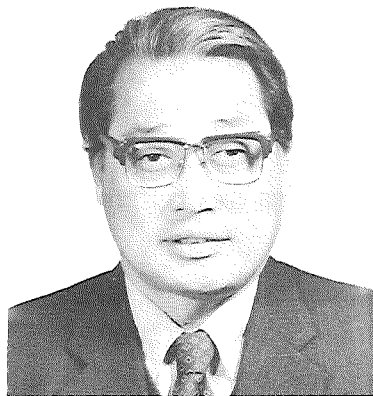
德國圖賓根大學客座教授

對歷史學前景的遐想

林劍鳴

歷史研究的任務是甚麼?至今世界各國史學家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想法，有人認為，歷史學家的任務無非客觀地再現過去發生的一切事，有人則強調史學家的「主體意識」。可是，無論哪種認識都不能不承認歷史研究有時似霧中觀花：有時似欣賞一幅油畫，換一個角度就可能見到另一種景象，距離愈遠有時更能看得清楚。比如，對中國上古時代夏的認識，早在漢代以前，人們就不承認其存在，西漢司馬遷寫《史記》時，開始以半信半疑的態度記下來。西漢以後經過劉向、劉歆加工遂被奉為信史，一直流傳兩千餘年。至本世紀初，又有「古史辨」派打破傳統觀念，對夏的存在提出根本性的否定。這種觀點一出就勢

如破竹，很快的佔據上風，半個多世紀以來，幾乎成為鐵案。然而，本世紀末隨着考古資料的發現與調查的深入，夏的存在似又無法徹底否定，且大致輪廓逐漸被描繪再現。如此正一反一合的螺旋式向前發展的研究進程，正表明人類對自身認識的一步步深入。相信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，不僅對夏這一個中國古史上的具體問題會有進一步的認識，而且會對更多的歷史之謎給以較為滿意的解釋。歷史研究的對象和方法也將更加擴大和增加，史學家的目光不僅專注在國別、地域的分野，而且會高瞻遠矚，以更廣闊的角度研究人類以至宇宙。同時歷史研究的目光也不僅按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思想、科技等傳統的格局分類掃描，定能開拓新的視野。而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會隨着角度和視野的轉換而發生徹底的改變。



方法和手段改變的前景，恕我不敢妄加忖測，但在二十一世紀隨着科技手段的擴大、新資料的出現將會推動歷史研究的發展則可斷言。上個世紀末，本世紀初，史學研究的新資料出現是推動史學飛速發展的最重要原因：甲骨、簡牘和敦煌的文物三項重大發現，樹起了中國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。以往沒有被人認識和發現的史料一旦被認識、發現，就會開闢意想不到的新途徑。

尼羅河畔已非昔日之綠茵，西子湖旁更添今朝之芳菲。歷史的波濤奔騰洶湧，一代必勝過一代。

林劍鳴

中國政法大學教授，法律出版社總編
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

真誠團結 同心協力

丁日初

近代以來，由於謀生困難，大批中華兒女遠涉重洋到海外尋求出路。他們在全世界，特別是在東南亞、澳洲、美洲和歐洲，艱苦奮鬥，在當地開創事業，扎根繁衍，形成華僑社區或成為一支優秀的少數民族。

在中華民族主體部分生息的中國大陸，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。經過開放改革，雖然它的經濟還存在很多問題，但增長的速度很快。香港、台灣的中國